

## “二月二龙抬头”的寓意

◎程明华

农历乙巳蛇年春节、元宵节的喜庆还余味缭绕，“二月二”又如期而至。2025年3月1日，就是农历二月初二了，这一天又俗称“二月二龙抬头”的青龙节，亦称春耕节、万神都会、土地神诞日，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之一。

“二月二龙抬头”的由来，因我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表示春季来临，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预示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在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古代天文学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全世界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科学思想，来自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他的“一画开天”，就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用模仿自然现象，以八卦图的形式呈现了对天体运行、事物发展规律的描述。

“二月二龙抬头”的民间习俗从古至今流传下来有许多，其中不少和龙有关。过节总离不开美食，“二月二”这天，人们无论吃什么都会冠上“龙”的头衔。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眼”、吃面条叫“扶龙须”、吃油炸糕为“吃龙胆”、吃麻花为“啃龙骨”，即使饼、糕也做出龙鳞状来，称作“龙鳞饼”“龙鳞糕”。俗语说，“龙不抬头，天不下雨”，千百年来，人们把龙视为带有神秘色彩的灵物，祈望“龙抬头”降下甘霖、滋润苍生，由此延伸开去，这一天也有了“孩子大人要剃头”的说法。这大概是由于以前有正月不剃

头的禁忌，便有了“二月二”剃头的需求。“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在这一天，无论大人小孩都会理发剃头，希望沾一些龙的吉祥喜气。

在我国许多地方，“二月二”早上的太阳没出山之前，家家户户都要提桶到河边或井边取水。汲水时桶里放着铜钱，提上水后边走边洒水，到家后将剩下的水倒入水缸，这样就把“钱龙”引回来了。

从明朝起，民间就流行“熏虫儿”的习俗。“二月二”这一天，人们把元旦祭祖所用的饼或新做的饼用油炸来吃，用炸油的气味来熏床或炕，把将要复苏的虫儿熏死，来祛除病灾，保障健康。一般人家在这天还要清扫房屋。俗谚说：“二月二日扫房梁，蝎子蜈蚣没处藏。”

一些北方地区有“囤粮囤”习俗，人们早上起来之后，会在锅灶底下掏一把草木灰，用草木灰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圆圈，然后把粮食放在中间，祈愿农事大丰收。我们南方地区则有祭土地公之俗，这可能是由古代的春社演变而来，烧香祭祀、敲锣打鼓，为土地公等神灵祝贺生日，祈请这一年能够五谷丰登、平平安安。

龙游具有万年文明史，源远流长的地方民俗给劳动人民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它们的形式虽然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永恒不变。这些“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和传说，不仅是传统与文化，更重要的是承载着一种精神财富，在无声地给继承者以启发——不负春光，未来可期。

一年好运，抬头相见！愿新的一年，福兆丰年、“巳巳”如意，顺顺利利、圆圆满满……



## 春日二首

◎林瑛

岁景龙游艳阳天，欢颜安悦是新年。  
粼粼奔放花明近，浩浩从容霞起前。  
酒熟千家迎醉舞，梅开万树报春联。  
荣昌路上吉双至，福瑞金蛇祥满圆。

岁时更替紫辉加，云霓龙游吉彩霞。  
喜色绵绵连大地，祥光缕缕入春华。  
放歌醉里诸峰秀，对酒归来万物嘉。  
辞旧贺新欢意绕，蛇行瑞气映生涯。

## 渐行渐远“讨饭依”

◎徐金渭

我的老家是浙西的一个小山村，那一带称以乞讨为生的人为“讨饭依”。在我小时候，常见“讨饭依”在村庄里出没，他们不只逢年过节如“候鸟”般挨家挨户乞讨，平日里如果乡亲们有了红白喜事也会陆续赶来。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村里有人结婚了、生娃了、造房子了，抑或有人过世了，四面八方的“讨饭依”便纷至沓来，个中原因，现在想来大抵农村生活单调，每有红白喜事便作为“大事”而被口口相传地很快传扬开去了。于是，“讨饭依”们便得到信息纷纷赶来“蹭饭”。当然，平日里“讨饭依”也会进村来乞讨的。

农村普遍穷，但乡亲们善良，每有“讨饭依”上门几乎都不会让他们失望离去。在我小时候，家里年年“超支”，一家人一年到头靠青菜饭、萝卜饭、番薯饭甚至苞米糊填肚子，有时那苞米糊稀得能照见人影，但只要来了“讨饭依”，母亲总会抓一小撮十几粒米给他们，实在没米了也会找出一分钱递到“讨饭依”手里，否则便如欠债不还一般红了脸而惴惴不安。积少成多，那时的“讨饭依”相较于很多农户算得上是“富人”了。据说，有的“讨饭依”还把吃不完的粽子、发糕、大米卖掉换钱，而有的“讨饭依”缺乏“经济头脑”任由粽子之类的食物烂掉。

“讨饭依”之所以做了“讨饭依”，各有各的原因，比如天灾人祸，比如身体残疾，也有因为懒的。在我的记忆里，对三位“讨饭依”印象深刻。

“小瞎子”在所有来过我老家周边村庄乞讨的“讨饭依”中算是年长的一位，长得清瘦、衣着整洁，右手握一根竹竿“笃笃”敲着地面探路，左手提着一面小铜锣“叮叮”敲着提醒人们避让。

“小瞎子”是

最受乡亲们喜欢的“讨饭依”，他逢人便笑，说话轻声细语的，站到人家门前从不开口讨要，而是聊些家长里短、农时农事、庄稼丰歉之类的事，也把他听到的奇闻异事说给人家听。乡亲们有时间就陪着他聊，有事忙了就给点吃的或一分两分钱让他去下一家。听到“叮叮”的小铜锣敲响，孩童们就很兴奋，“小瞎子、小瞎子”，一路跟着喊，而“小瞎子”依然满脸挂着笑意，不嗔不恼。我没喊过他“小瞎子”，因为母亲说这样叫是不礼貌的，让我叫他“老师傅”。在村里，“小瞎子”特有人缘，因而讨要到的东西就多。后来我外出求学，又在异地工作并安家，就没机会在老家见到“小瞎子”了。有一次回老家，跟乡亲们提起“小瞎子”，得知他已去世了。乡亲们说，“小瞎子”自从挨了一顿胖揍，就一直没回来村里乞讨了。怎么回事？原来，有一天“小瞎子”到一户人家乞讨，得知只有女主人不在家，便假称会“算命”，进到屋里企图求欢，恰就被回家来的男主人撞见，结果挨了一顿暴打。这或许就是“饱暖思淫欲”吧。

“江山依”长得模样周正、俊朗帅气，虽靠乞讨过日子却长得白白胖胖，大概属于那种喝凉水也长肉的人。顾名思义，“江山依”是江山（现衢州市）人，他一路乞讨来到衢县（现衢江区）某地落了户，被一位孤独老人收留了。“江山依”在“讨饭依”里是最没人缘的，原因是他懒得出奇。有一天，他在某村乞讨，有户人家有意招他做“上门女婿”，说：“你上山去帮我割一担‘狼衣袍’回来，我就把娜妮嫁给你。”我老家把一种蕨类植物叫做“狼衣袍”，在很多山坞蓬蓬勃勃生长着，家家户户割来当柴烧的。对于这样轻易就能娶妻成家的机会，“江山依”却放弃了，说：“我养自己都难，哪还能养老婆！”“懒”声远扬，“江山依”便不受勤劳的乡亲们待见，因而他常

常讨不到吃的。有一回傍晚时分，他来到我家门口，“咚咚”拍打着圆鼓鼓的肚子，说：“唉，今天一天没讨到吃的，饿得难受，刚才我就趴在田埂上喝了一肚子稻田里的水。”母亲心生恻隐，盛了一碗番薯粥给他。如今，“江山依”也已过世多年了。

陈达是三位“讨饭依”中仍健在的，跟我同岁，1963年出生的。陈达不是他的真名实姓，但乡亲们就这么叫他。据说是因为他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某个反派人物陈某达长得很像才得了这么个绰号。陈达之所以走上乞讨之路，是被他懒得出奇的父亲逼的。在生产队起早摸黑，风吹日晒雨淋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家里穷得“叮当响”，陈达父亲彻底“躺平”了，只逼着尚年幼的儿子外出乞讨，而他就在家吃现成的，寒冬腊月则躲在被窝里吃着儿子讨回来的粽子。乞讨成了陈达“终身职业”，他乞讨就凭“韧劲”，很讨人烦、讨人厌：直挺挺地站在人家门口，嘴里只念叨“讨点噢”三个字，一直念到人家给了食物才离开。乡亲们有时也开他的玩笑，看着他垮在手臂上的奋斗说：“都快装满了，分一点给我，行不？”陈达用手遮住奋斗“嘿嘿”笑着快步逃走。乞讨既是陈达的“职业”，也成他的习惯了。今年正月里，我在老家住了一些日子，见过一次陈达。他仍在乞讨，仍只念叨三个字：“讨点噢。”他在一户人家门口不停地念他的乞讨“三字经”时，这家主人被惹恼了，训道：“现在政府这么好，你有低保，生活有保障了，还出来讨什么！”陈达“嘿嘿”笑着，继续念叨“讨点噢”。陈达家距我家村庄仅约一公里，乡亲们说，这些年他每天都能讨到很多东西，还会把讨来的东西分给左邻右舍。陈达等人，应是“讨饭依”一族最后的遗存了。

